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十三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黄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

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爲秘書郎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悦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

之旅坐縻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冦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巵難盈蠧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寛民力州縣之間聚歛者多椎剥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捄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進直寳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

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弊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也行之既久損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

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怨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

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敝大畧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

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

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

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先化等處兵禍

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

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

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秪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

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

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

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蒿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邂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籍蒿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蒿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邱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令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

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厦之間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宫女而嬪嬙巳溢於昔時不聞襃録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内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

誰復為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茍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捄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檝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

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令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叅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袁甫字廣微寳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

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
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
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墻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
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
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内患
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
安實為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憸
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

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
荅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
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
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
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
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
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
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𡍒通

判湖州考常平救原以增積貯核隱産增附嬰兒局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疋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樁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寛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疋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脩陂塘刱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窖預借為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

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寓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為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處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

郡闗制司聞于朝為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
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
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
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為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
不交以言為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
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
都邑天意葢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
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厲羣工大明黜陟與

天下吏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
詣學宫講說刱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
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刱藥院
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
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慧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
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
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為大公至正之歸帝
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言閩

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竝緣爲
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
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
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
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
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
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
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吏

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擿摭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

書舍人繳奏不擿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産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畆事人心最不悦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髙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横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

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詎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袞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日廼與肅江州而殿

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

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

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説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為

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

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令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

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

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

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檝由淮

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
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脩玉牒官
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
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為虐楮弊蝕其心
腹大敵剥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
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
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

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録防拓録樂事録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

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𪟝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概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别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𪟝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𪟝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黄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𪟝又率諸生上書言𪟝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説廼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

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洩忿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觀之以為進退之機迺令坐席未温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絶矣比年朋邪扇熖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迺令軟媚者全

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絶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濅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躐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

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内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頥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

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
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
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
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
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
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
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
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俠

容以兜攬關節持闔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媢相之非謇謇諤諤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畧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輙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

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頼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

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埃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

閒散地惟覬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韉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

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裔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萬户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温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

有輕視世故藐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讐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

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

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
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内降恩
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
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
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
不足效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
頻數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報之間以内批行者居其
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

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葢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馬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怵然避坐此豈非謹内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㫖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内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

避鄉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
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
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
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
力諫以為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
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乖宰執懼有所專而
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
將何以為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

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
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
知犯顔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
不懇惻開陳疏上踰日未嘗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
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
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慊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
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

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㦤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竄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迎㦤共政將遜相位於是㦤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

生繼而瘦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於世

王居安字資道黄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

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爭不少屈入為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為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

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勲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錢有損無益宜遏絶禁止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為祕

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
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
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秘丞之明白
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録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
官詠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
以預聞内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
籍於官庭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
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

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荊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臣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為死黨假

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佢胄未可知也佢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内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佢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令誠取佢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佢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

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憸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婣郭倪郭僎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讀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

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内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彦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熒竝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彦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彦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彦逾之力居多而彦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

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竝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迁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

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
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歳儉汰去軍羣聚寇攘居安
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詣闕告密
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
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矣以守為事果白
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
於貲嘗憾父之嬖既去而誣以盜株連瘐死者數人懌
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

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黒風峒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敝賊隂治械外送欵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壤産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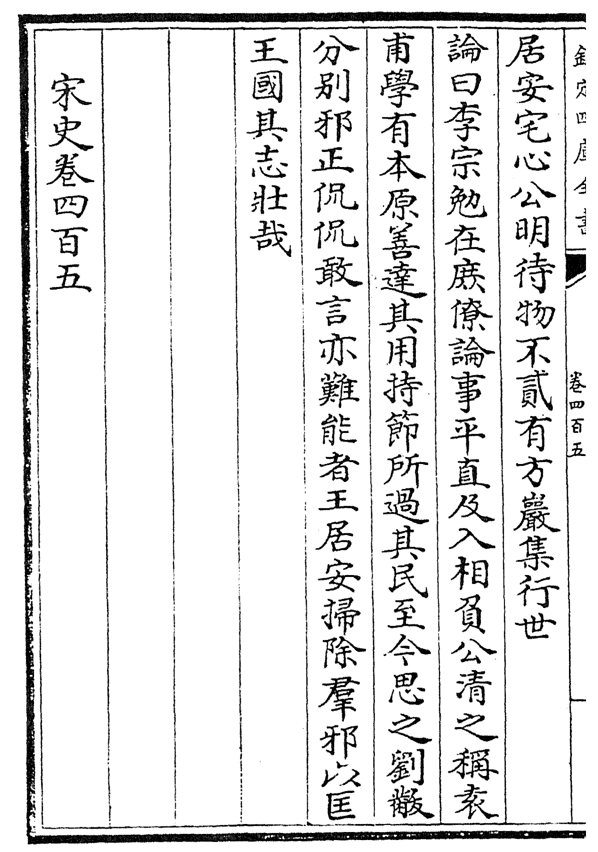
兵四刼掀永新撇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
兵屯衡贛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
往幾爲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
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决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
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
于黄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
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

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鬭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

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禄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為方畧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狥羣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

召還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玉之歸盍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

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邱鋭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鋭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倨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劒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



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嚴集行世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宋史卷四百五

宋史卷四百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子卓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黄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

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吏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狥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

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閧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夙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蔆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

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遣老民尤苦之輿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輿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輿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頗戮戮守瓊遂行之名為金部員外郎侍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輿之

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進逼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為易以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

練分彊勇鎮淮兩軍月以三人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

渡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没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鄖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壊於一夫之手敵將乗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别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

修守戰備遣精鋭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敵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禀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名為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名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

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
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
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
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
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
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詒盡護四蜀之師開
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
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

才之兵屢衂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玠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

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敝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

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户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

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

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

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

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

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

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閒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盆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

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為言沔帥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宫遷焕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恵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

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逋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閒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

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厲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

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盡與名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猒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

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
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
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
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
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
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户生靈皆
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
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

有絲髮釁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内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名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自領鄉郡不受廪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甍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

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臯主簿尋試為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為盡力丘壽雋代與之為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壽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

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逼山陽兼帥事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為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令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

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麩金率科鑛戶咨夔曰
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邊復苦
餫饟為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
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
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
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
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
必為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鐫二秩讀書

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洛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

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

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内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

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倉鹽課及苗稅多取之弊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顔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茀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囚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

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
悉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
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
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
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
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
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廷病久當去去猶
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狗私

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擥抄春秋説外内制奏議詩文行於世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内艱免喪調
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劒南東
川節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喪召為祕書省正字
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祕書郎著作佐郎
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遷起居舍人韓
侂胄議開邊奕遺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
當寒暑之侵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
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

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為參謀廟堂之義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乞鞫勘贓吏永廢勿用特與放行以啟僥倖者宜加遏絶所言皆伍胥所不樂也蜀盜既平以起居舍人宣撫四川奕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既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别淑慝為指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又請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御坐東南面西立可以獲聞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詒

下其疏討論之遣奕使金奕與骨肉死訣詣執政趣受
指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奕
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擄或可耳外此其可
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
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逆甚恭方清暑
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為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
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可恃宜葺
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於我客有以使事

賀者奕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爲天下愧之權禮部
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
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
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
得盡况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
加裁制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於死
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
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

為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讙聲如雷葢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曰内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為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為剴切攝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説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遷吏部侍郎兼脩玉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駮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

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韙之加楊次山少保永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疏入不報奕遂卧家求補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敘瀘俱接夷壤董蠻

米在大入停殺兵民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迕安邊司夷酋王粲浮楜木萬計入賈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譏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喟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艴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荆湖還亦曰僕願亦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益專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

求直其後士多畊丙奕獨以書疏候問愈數移知夔州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為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於學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為十縣民代輸於是其民亦相與祠於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奬忠義收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

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宫未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宫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議大夫初奕之守瀘帝顧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

之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書所著有毛詩説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襍文行世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曾衮壘譬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寛宥之居仁年四歲而孤以廕授鈆山尉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

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永豐令入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洶懼突騎大至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釂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因出疆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宫大小學教授杞秉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

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徙主軍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鋭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祕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奬進武臣深得持

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燾莫濟對甫數日召燾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揭三衢軍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税者恒裹贏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

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
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
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
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
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匄於市
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
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
全給三軍爲之呼舞留爲户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

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闕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授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為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按牘嘗謂有罪幸免則寃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敘復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寃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寛大御史京鏜極論從窄

之弊此風未革假吏部尚書使金還遷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逋負寔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為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

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
大臣博議絶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
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
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進焕章閣待制移
建寧府歲飢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
零繭税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
之將覆出為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
子行匄于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

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報為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遣糴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界港為石𥖁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牙兵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横中蠱毒之舊禁有召命求間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以誠信
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
藳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
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爵詔
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己詔京師感動皆卓所
草也為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匄祠還里平生不營産業
以賛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閒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

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
孫定孫力請謚於朝迺謚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
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官監
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名試館職改秘書省正
字㳂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館校
勘權考功員外郎升著作郎知嘉興府兼兵部員外郎
改兼考功尋為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編修國史

檢討實錄擢監察御史出知溫州尋擢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為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富彊富之道為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閫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厲人心廣規橅以用人才為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宇混補不如復待

補之便爲著作為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為言官帝奬諭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為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久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别邪正以息衆疑

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虚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為多又

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逵韓祥濮斗南王德明皆疇昔託身私門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為慮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楮五千緡給其家謚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

上書以為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論曰唐張九齡妄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葢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宋史卷四百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王元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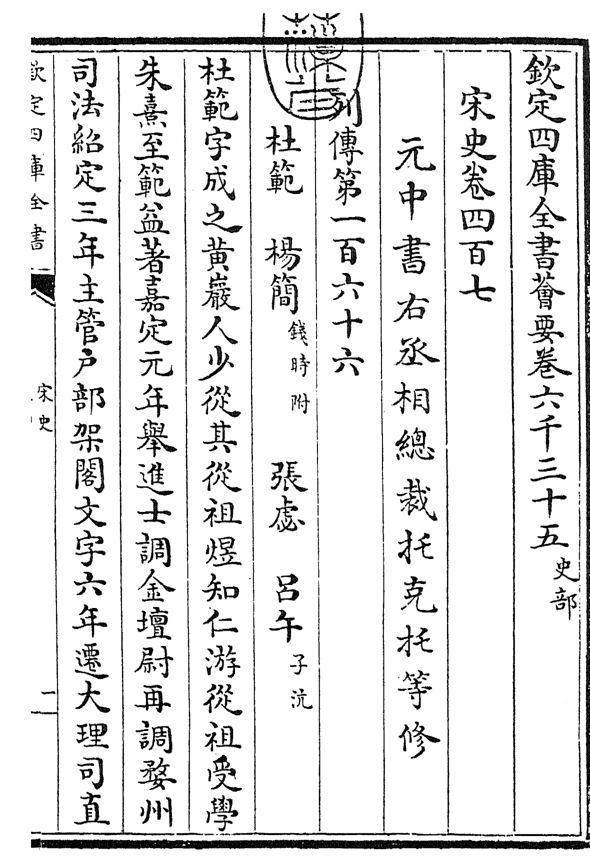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四百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杜範 楊簡錢時附 張虙 呂午子沆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煜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

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勑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台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

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領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

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

紀綱故必崇奬臺諫開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

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攺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黄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擐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刼欲

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官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乞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還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兵狥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茥之地豈以臣絕私比

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

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内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益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横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僉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

以賄交結曲爲之地嗚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嗚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嗚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嗚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嗚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嗚復爲宰執

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
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鬬邊臣以
啟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
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
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即
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
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
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

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户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

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内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闘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

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内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

紀綱陵夷風俗頽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

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

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寛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鈌以狥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

甚而閭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辞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敵因為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廷政事未聞有

所修飾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
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
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
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寛容内
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
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
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弁斥嵩之嵩
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

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佀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宫闈謂當嚴内外之限使宫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衞不當爲狥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宫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

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大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訣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

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顧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内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

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覔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
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
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
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
尹不可兼户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内而財賦獄
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
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抵僥倖布
告中外各務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宫庭不以私

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横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陜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内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

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絶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諸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恱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

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曰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

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恱
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
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
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
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
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
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
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曰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
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
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
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
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
旱蝗求直言箚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
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

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醵五百爲羣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戚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

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讙踊名楊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

足踧踧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子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

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害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
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
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
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慼然曰
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
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肬死乃速得
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

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稾乙稾

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已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曁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

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絶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

心論議宏偉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
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
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
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
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名史館檢閱轉
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
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繹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
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

晁集寳祐間守李鏞祠于學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升
名虙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爲浙東帥屬帥督新昌舊逋
虙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税當寛爲
之期使田里久饑之畒少還已耗之氣血尚可理舊逋
耶力辭不行主管户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
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静制
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鍥薄而咈人心傷國體

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加納焉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盻盻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時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凡祖宗

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驅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

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朘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對願力主正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秘書郎預編寧宗會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

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儻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禀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

決滯訟衆皆悦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爲築城費虙至曰不必取羸於民吾捐萬緡爲倡繼是儻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於郡虙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頼其利將增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直償之徙知處州移知温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愎諫自用虙守正不阿毎濟以寛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

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慮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爲其所紿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詔贈四官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爲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櫝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

何午執前説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爲出怒不息欲黜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櫝則可有則縣不爲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知午陳貴誼守大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在郡驚喜辟爲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後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既而僑行部以田事迕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温州天

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

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免喪遷太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黄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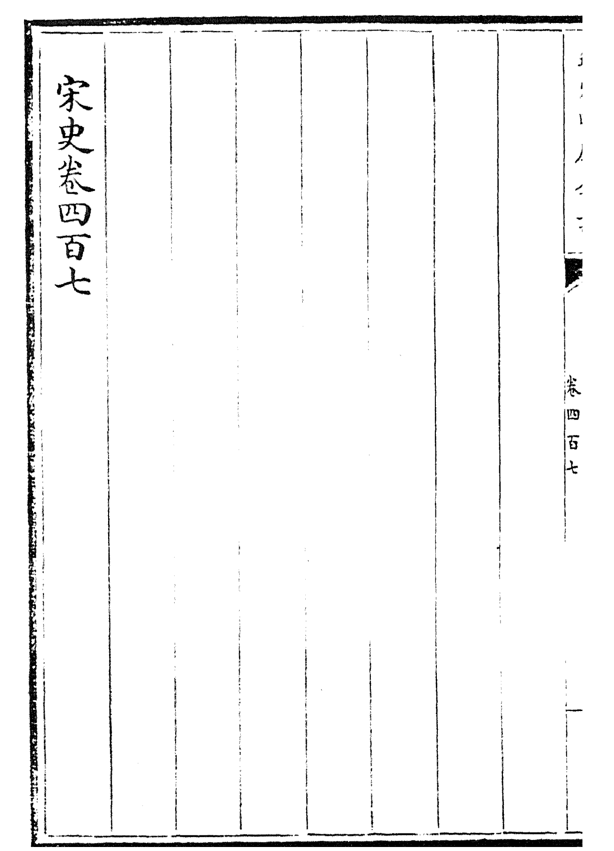
棐以為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棐之言為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與棐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咏嗾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為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説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娶
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撼之去而於法無避
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治遂以
瓚爲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力辭不允
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
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
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黄巖

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重因逸閘沆至自歸淮西總領辟充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特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

怒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官德佑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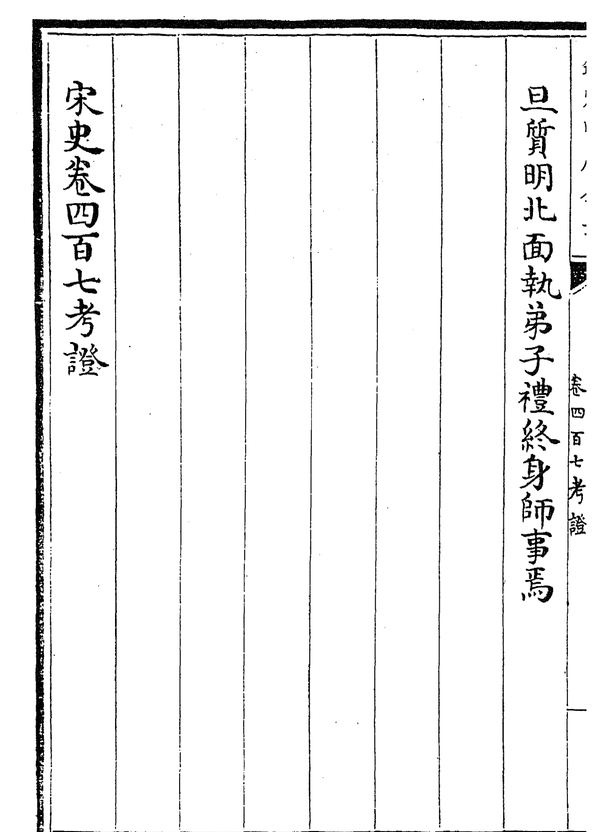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虙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凛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宋史卷四百七

宋史卷四百七考證

楊簡傳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臣宗楷按象山集象山過富陽夜集雙明閣數提本心二字因問如何是本心陸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是本心簡曰兒時已曉此語畢竟如何象山終不易其說次日有一鬻扇者訟至庭簡斷其曲直訖又問象山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君之本心簡忽大省揖而歸拱坐達



旦質明北面執弟子禮終身師事焉

宋史卷四百七考證